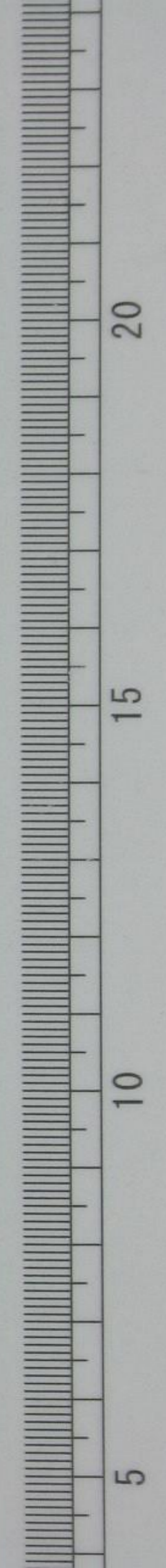




入蜀記

紀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5
1



文庫 17
W215
1

山陰陸放翁先生著

入蜀記

乾隆丙辰年刊

天明癸卯翻刻

博厚堂
杏林軒
瑤芳堂 發行

昭統六年二月一日贈
王岐善書唐氏寄

010185187913

叙

歐文忠于役志過于簡
略而有嘆郭天錫客
枕日記傷于裁截而不暢
五百穀客越志輕薄可



息馮開之快雪堂日記
駁雜可厭惟放翁入蜀
記繁簡得中總略有要
其文雅馴而不陰通暢
而不俚風流蕭散無驕

傲張傑之氣讀之可想
見其人與事也是是以
為紀遊之法矣暇日按
之知不足齋叢書卷
中校而授梓

天明癸卯五月

古愚紫邦老識



入蜀記卷第一

山陰 陸游 務觀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蕺州方久病未堪
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

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
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
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
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

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眷達所書。有碑亦眷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畫。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爲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

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擘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日木名石鹽。

天生此為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關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為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櫂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

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為水。會稽山為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

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賁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鱗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臥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

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表。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
通判右承事郎直秘閣趙師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
畱飯。飯罷還舟。小憇。極熱。謁樊自強。主管樊自牧。教
授。廣抑皆茂。實吏部子。閩人。伯卿教授。阜民茂德。刪定子。二樊居城外。
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尚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
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
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蘇
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
於此。其後灑漑。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

陸氏嘗有女子為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
澧賴此證。誤。諱灑者。則宣公之父也。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
白畱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
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
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德昭。德昭
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予兒時從之甚久。德昭
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
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

倅解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
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
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
議孫居第潔雅。末利花盛開。

七日。早徧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
館前。館亦頗闊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
綯。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
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

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
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
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測。聞行舟有
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蠶蠹。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
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吳
江縣。渡松江。風極靜。癰菴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
縣右承議郎管鈞。尉右迪功郎周邨來。縣治有石刻。
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

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為統綯。胗脈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鮓。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烟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尹橋疑是尹山橋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為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泚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拊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樛。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牀。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絢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
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授
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
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
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見時筆硯之舊也
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
遂解舟甲夜過犇牛關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覲至
犇牛築壘卽此也聞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關
自祖宗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

閘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關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
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
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
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
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
也亦有一辟邪尚存其一爲藤蔓所纏若繫縛者然
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
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

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樽
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
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
到朱方。蓋謂此也。按朝日謝
集作曉月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并在道旁。觀音寺。名列
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
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
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
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

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
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濶十
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
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為吾宋
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
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
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
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
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鎮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汶。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郁。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沖。焦山長老定園。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節。

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衛公堂後圃。比舊唯增築香亭。飲半登壽邱。普照寺終宴。壽邱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

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繚牆官寺樓觀如畫西闕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狼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

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爲石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豨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榜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元顏亮入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敵再入。有近

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元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獻歛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

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鰲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讖。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

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即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尚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

江亭最為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鞦韆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鷺鷥為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鵲山。舊傳有棲鵲。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萬壽觀侍讀為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為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正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幘。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三十日

入蜀記卷第一

入蜀記卷第二

山陰 陸游 務觀

七月一日。犁明離瓜洲。便風挂颿。晚至真州。泊鑿遠亭。
 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揚溥有淮南。徐溫自
 金陵來。覲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鑿鎮。或謂周世宗征
 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為建安
 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卽軍之西北小山。置冶鑄
 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既成。遣丁謂李宗諤為
 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真州。而於故

治築儀真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真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閎壯巨麗。復爲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記者之。惟清醮堂拂雲亭澄虛閣。羸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尚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蔬畦者。尚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

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廸功郎監稅務闈人堯民來。堯民茂德。剛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徧遊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旣歸。亟往遊。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

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
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
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
像申嚴奉官館狀登飛萬靈拱衛瑞烟披堤柳映黃
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
儀真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
纜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眾
烟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

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
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斲傳以為太武所
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
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甃
廬大會羣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
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志歸孤軍駐山頂
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為曹瞞耳山出瑪
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
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

里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疇。彷彿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今日常數百眾。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袂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縈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

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為壯觀。然賞心為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說者以為鍾阜良山。得庚水為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為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橋琢青石為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為七夕。蓋南唐重七夕。

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日馳入建康。赴內燕。故至今爲俗云。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是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墳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畫堂棟宇闕麗前臨大池池外卽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脈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下壺廟也以嵇紹及壺二子軫貯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爲壺墓墓東北又有亭頗疎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壺謚今日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人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西門遊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

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長老寶餘。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地。

若思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爲關要。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旣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邪。左迪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右迪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煒。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產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

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
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八東都啟聖院
祖宗時母有所禱，啟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
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天矯如蛟
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
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
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
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
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贊，覺生氣逼人。

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
嘗雨中獨來遊，閉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歎。
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
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為中途，故曰
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
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為培塿，名之也。寺後
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即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皇臺，攬輝亭，臺有李
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

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榜本朱希真隸書，已爲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邱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敕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

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卽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扃。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爲吳越兵所焚，國朝承平二百年，金陵爲大府，寺觀競以崇飾，土水爲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誓復興造，求偉材於江湖間，事垂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往往輒取之，僧不以此動

心愈益經營。卒成盧舍。邛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爲軍營。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瘡。柴邛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嘗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己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他邑尉者。亦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自此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

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伯和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

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

子岡。奈讀如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

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

泊太平州江口。謝元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

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

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旱。水落已數尺矣。

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皇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衷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卽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渚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荅。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益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

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挂齒。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舐犢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

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卽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旣習知不謬。卽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旣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槩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棄以濟。然隋

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辜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

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尚未能食。夜雨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闕武亭。初詢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闕武。乃止在城闔之外。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特操聞予病。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元宗失淮南。僑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爲雄遠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爲平南軍。然獨領當塗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爲州。且割蕪湖繁昌

來屬。而治當塗。與興國軍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楚。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覲。知當塗縣右通直郎王權來。午後八州。見元特呼郭醫就坐間。爲予切脈。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

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贗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慍。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

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饜飮。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遊黃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凌歊臺。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黃山大監廟。大

監者不知何神。蓋淫祠也。今既爲嶽廟。而大監反寓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詔書改額。敗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溫州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皇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峯。如在几席。龍山卽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祖元僭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泛

舟赴華陰詩。卽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嘗塗飲。姑熟溪水。喜其甘滑。已而漏飲城中水。皆甘。蓋泉脈佳也。

十六日。郡集於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巖亭。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搖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臥微瀾之句爲妙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入蜀記卷第三

山陰 陸游 務觀

十七日。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
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
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
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
白衣錦袍。又有道帽。警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
飯罷。遊青山。山南小市。有謝元暉故宅基。今為湯氏
所居。南望平楚。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

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顴頰如丹。鬚鬢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祕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完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於山中云。

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雨。小山夾江。卽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巖。西梁如浮魚。徐師

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衆。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謫夷陵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褐山磯。奇石巉絕。漁人依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泉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舊說泉磯有泉能害人。故得各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

一道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至蕪湖縣。泊舟吳波亭。知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漢丹楊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不知所自。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尚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迹。唐溫飛卿有湖陰曲。敘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夢得歷陽書事詩敘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

自夔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槨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勢塲有大將軍墓四字，或疑爲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臬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宮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鍊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

生果爲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爲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卽日疾平。徐因畱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葷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

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谿上方呼舟欲渡。徐寒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恨。有棄官入瀟皖之意。予遂遊東寺。登王敦城以歸。城並大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龜。就船賣者不可勝數。將午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蘚崖峭絕處。下觀行舟。望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城。及置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遊龍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日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乞。未嘗他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卽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卽銅官山。太白所謂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於兵燹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

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抱詣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
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柏枝啗之。及
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比覺
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爲道士。賜冠簡。易名自
然。給裝錢遣還。遂爲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
衣。改青華。領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
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大重。不可舉。
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
遂卽其處葬之。今家猶在。謂之劍冢。自然國史有傳。

大概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
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三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
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帶。終日如行圖
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久。晚泊水洪口。江
湖間謂分流處爲洪。王文公詩云。東江水落水分洪。
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
白爲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爲可兼。

太華女几之奇秀。南唐朱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天台異矣。岸傍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著衣。咸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嘖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

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稅務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爲康化軍節度。今省。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置銅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爲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嘗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并江寧。上元。溧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內。今建康爲行都。而纔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東。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

八景詩卷三
笥陂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感已衰。援聲催白鬢。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爲贗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醜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下。以樊若冰爲鄉導。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楊師中。通判右

朝奉郎孫德。遊光孝寺。寺有西峯。聖者所置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卽光孝也。及去。留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知何物。僧懼爲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凡鐵笛。充數。予偶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敬達所作西峯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僧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爲池。四隅皆因山石爲岸。產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

此得貴池之具。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昭明晚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葺，然正對清溪。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刹石。李太白江上贈寶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即此地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

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發運使周湛役二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為行舟之利。羅刹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鵬峯，而稍大。白石拱起，其上叢篠喬木，亦有小神祠，簪竿不知何神也。西望羣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為之累欬，宿懷家狀懷姓也。吳有尚書郎懷敘，見顧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乘便風解船。

過雁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船甚衆。遂
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
泊夾中。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合贊水軍處。趙
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
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
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
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
公山詩云。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刊之妙也。南唐
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岫

數峯何名。荅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令人李家
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滄陽事正同。
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杯中。元宗為悲憤。歎
歎。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
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
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所
未有也。是日便風張颿。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
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纒如一葉。過獅子磯。

一名佛指磯。巖壁百尺。青林綠篠。創生壁間。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爲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颿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

丹。躍起。極旁高一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橋。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凄冷。初御被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豨肉。亦有賣野蔬肉者。云獵蘆場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入。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

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
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
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
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
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
有成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
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
碧峯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
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楹於

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
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
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
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
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
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
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
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舫
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烟雨空濛鷗鷺滅沒極

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樓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

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卽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頰者也。泊湓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昇強仲。通判左朝散郎胡适。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志。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文林郎蔡巖。定夫。始得

夔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宮也蘇黃詩
 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俗書見觀主李
 守智問玉芝亦不能答觀皆古屋初不更兵燹而遺
 迹掃地獨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為奇古真
 人女真仙官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
 像衣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
 貴氣象李守智者滁州來安人自言家故富饒遇亂
 棄家為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為道士至今

畫岳氏父子事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連廨中登高遠
 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
 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北臨大江氣
 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
 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烟雲皆在几席間真絕景也庾
 亮嘗為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
 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
 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
 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

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墜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施以禳災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人題名。並溪喬木。往往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遺社本遠法師。

遺迹。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爲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撥雲臺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嘉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其弟子曹彌深。登紹興煥文閣。實藏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